

## 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



餘險峰

1947年12月出生于福清東壁島，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，福建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團顧問，福建省美術家協會會員，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，福建省政協海雲墨會副會長，福州大學、福建行政學院特邀教授，福建省政協第七、八、九屆委員。作品先後在加拿大、日本、新加坡、菲律賓和中國香港、臺灣等地展出。有專集《餘險峰書法》《險峰翰墨》《餘險峰書畫》出版。2015年，在家鄉福清市龍田鎮建立餘險峰書畫藝術館。



## 為藝、為官與為人

### ——我眼中的餘險峰

熟悉餘險峰的人常說，他有兩個身份——藝術家和官員。他有時自嘲，在藝術家裏，他被認為是當官的；在官員裏，又被認為是搞藝術的。然而，在長大成人之前，我對他的這兩重身份並沒有太多的認識，我祇簡單地覺得，他是我的父親。正因此，我有着與其他人不同的視角，來認識這位有趣和藹，卻又認真嚴肅的藝術家。

許多人眼裏的他，大概都是那個不苟言笑、目光如炬，對待工作近乎吹毛求疵，對己對人都極其嚴格，對任何一點偏差都不留情面的形象。然而外人恐怕難以想象，在我奶奶面前，他秒變貼心小棉襖。每次回到老家，陪奶奶家長裏短，噓寒問暖，寸步不離。2002年奶奶病重，十幾天滴水未進，父親放下一切，回到老家守在床邊，時而給她揉揉背，時而給她搓搓手，時而對她輕聲耳語，隨時滿足她的各種需求，直到她安詳離去。

于我，他卻是個矛盾的綜合體，雖然對我從小寵溺有加，于原則處，卻寸步不讓。小學升初中的考試，我有些失誤，擔心考不上自己心儀的重點中學福州一中。看到有些同學的父母，已經做好了疏通關係的準備，于是我也在父母面

前唧唧噥噥。父親聽到了，平靜而堅定地對我說：“讀書始終要靠你自己，沒考上一中並不意味着失敗，不在重點中學你一樣可以好好學習，爭取高中考上，但我不會給你找關係、找門路。”而當我進入一中，面臨各種挑戰時，他卻告訴我，盡人事，聽天命，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。堅守原則，卻從不苛求，對於我的成長，他沒有條條框框，我不需要成為他想要的模樣，可以順着自己的軌迹，自然生長。

茶餘飯後閑談時，他是一個取之不盡的故事機。從蘇小妹的“去年一滴相思淚，今年方流到腮邊”，佛印讓蘇東坡“一屁過江來”的文化傳說；到辜鴻銘“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”的古怪理論；再到周恩來機智應對外國記者刁難的外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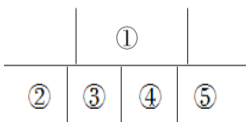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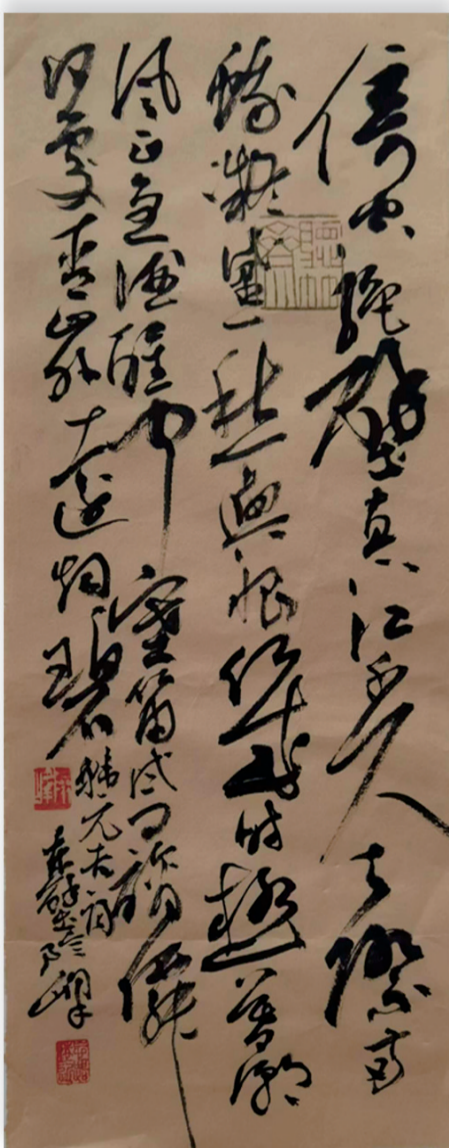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……從他自己第一次走出他出生的小島，看到外面的世界；到他在舟山群島當海員，在船上偷看名著被批判；再到主持宗教工作時，在巴西和臺灣當局官員搶座位……他總是娓娓道來，我托着腮幫子，饒有興趣地聽。正是這一講一聽之間，潤物細無聲地塑造了我幽默談諧卻又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。

我是個理性思維多於感性思維的人，在藝術上，我並沒有太多地遺傳父親對藝術的熱愛及悟性，因此對於書畫沒有系統地研究，無法從理論的高度來認識他的藝術，然而我始終相信，文如其人，字如其人，畫如其人。他的博學多才、通今博古，使他的每一幅作品都不僅僅止於藝術層面，更有深厚的文化內涵；他的胸懷坦蕩、剛正不

阿，造就了他作品中剛毅道勁的筆觸；他的柔情似水，又使得他所有的書畫作品總能戳中我們心中最柔軟而美好的部分；他的堅守原則而又不刻板的人格，成就了他既能繼承經典，又能跳出經典的束縛，擁有自己獨特的書畫風格；而他的淡泊名利、與世無爭，則帶來了淡雅從容、清新脫俗的風格。

如今的他，早已卸下工作重擔，守着一棟小屋，半畝方塘，每天一壺茶、幾本書，宅進了鄉下的家裏，與世隔絕，卻坐地日行八萬裏，依然有各種各樣的新故事、老故事、國內外新鮮事。故事的聽眾，漸漸變成了我的兒女。始終不離身的，依舊是筆墨，有感而發時，不拘報紙、舊信封，乃至牛皮包裝紙，均可揮灑潑墨，從心所欲，從未停止過的，是對藝術的追求和享受。

作為女兒，亦作為朋友，與他深交四十餘載，在不同的年代和年紀，總能讀出他書畫藝術中不同的情感，但不變的，是他藝術的溫度，而能感受到這種溫度的，應該不僅僅是我。認識或不認識他的人，總能從他的作品中感受到，或堅定、或淡然、或豁達、或柔情，這樣的藝術，總能指引和溫暖着我們每一個人。（餘晴）



圖說：  
①《潑彩山水》 ②草書  
③《消暑避塵圖》 ④《鳳凰棲處》  
⑤《清愛梅花苦愛茶》